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十二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張仲芳

欽定四庫全書

夢溪筆談卷十二

宋　沈括　撰

官政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翶來南録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

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寖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卧石乃胡武平為水閘記畧敘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

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税范文正以為不可茶鹽商税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亦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賦之於商賈今為

計莫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寛賦役然後及商賈

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税即有

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

章開封府放税過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

覆按内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

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儀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

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少有髙

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與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禄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設重法以絶請托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禄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預此數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

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官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直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後累經減放至至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户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内中間時有

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救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祐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

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黄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官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吕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招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筭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勑罷

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

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租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租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為軍租額錢三十四萬八十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

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租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

二十二萬八千十二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

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

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

滑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春陵憲遼賓壁闕

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荊門廣濟高

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州趙城杭

州南新普州晉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籍縣忠州

桂溪兗州鄒縣廣州信安四會河中河西永樂陝州胡城陝右巴州王盤其章

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洹水經城永濟莫州鄚長豐梧州戎城夘

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汜水滄州饒安臨津融州武陽羅城象州武化歸

州興山汝州龍興懷州修武武陟道州營道慶州樂蟠瀛州東城景城順

安高陽澶州頓邱洺州曲周臨洺丹州雲岩汾州潞州黎城瓊州舍城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陽禮州金城述昆汾州孝義延州金明豐林延水太原平晉隨州光化邢州堯山任縣平鄉祈州保澤同州夏陽嘉州平羌秦州長道達州仁岩鼓蜀揚州廣陵趙州栢平栢鄉贊皇雅州百丈榮經慈州文城吉鄉河南洛陽福昌穎陽緱氏伊闕濬州相安成都犀浦戎州宜賓綿州高昌榮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真定靈壽井陘荊南建寧枝江辰州麻陽招化陳州南頓桂州修永仁寧安州雲夢忻州定襄劒門關劒門漢陽漢川恩州清陽熙州狄道河州抱罕衛州新鄉衛渝州南川虢州

果州王城 利州流溪 許州平蜀 岢嵐州許田 蓬州嵐石 冀州逢山良山 新珂

涪州 閬州溫州 復州普安岐平 渭州玉涉 延陵

夢溪筆談卷十二

夢溪筆談卷十三

宋 沈括 撰

權智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寛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

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釃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為誠言嘗有人善調

山鶻使之鬬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鶻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鶻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敵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趍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

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敵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敵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髙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令節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皷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内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行酒少

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敵兵引去瑋值敵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言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敵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敵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

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敵方若疲甚皆忻然
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
鼓軍而進一戰大破敵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
曰吾知敵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
里矣若乗鋭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
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術者常為延州臨真尉攜家出宜秋門是
時茶禁甚嚴家人懐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墜

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鹽司嘗使治地訟其地多山崟不可登由此數為訟者所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愼不可欺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爾無得欺何為見負今盡入不貫矣凡供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者其權數多此類其

為人强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麞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是鹿鹿邊是麞客大竒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决死生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鬭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

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死生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鬬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横流爲害石之大

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為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熈寧中髙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敵戰大勝追奔數里敵忽壅遏山

路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奮擊青遽鳴鉦止之敵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敵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為趨利乘危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

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遊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為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歷中内侍楊懐敏復踵為之至煕

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濼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為源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濼東盡滄州汎沽海口幾八百里悉為渚潦瀦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為藩衛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閒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闕）鹹煮鹽頗干鹽禁時為寇盜自為瀦濼姦鹽遂少而魚蟹菰葦

之利人亦頼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欵錢納之以為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為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攜寮客盛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内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于内耳蓋指宣卒將為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

指揮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為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
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
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渡河入延
福縣自鐵笳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
州或以為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
據石堡以觀賊繼隆以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
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

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為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羅兀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敵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敵

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强弓勁弩叢射多死
遂相擁而潰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患涉久
欲為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
計就水中以籧篨芻藁為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
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籧篨中候乾
則以水車車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丈皆土留其
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

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為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
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宫允則
以銀為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為盜
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牓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
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
踰旬而就遼人亦不恠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
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

功時人有語云用得著敵人休用不著自家羞斯言

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

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

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

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

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

逐一令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

無墨訐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于小説

熙寧中濉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毁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种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為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

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
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
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
為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為祭文敘歲除日相見之歡
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敵見火光引騎近邊窺
覘乃佯委祭具與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敵人爭取
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
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

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録其功贈觀察使

夢溪筆談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夢溪筆談卷十四

宋　沈括　撰

藝文一

歐陽文忠嘗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猨吟兮秋與鶴飛兮

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强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瑣碎所謂金瑣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瑣碎

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筝柱鴈相挨此下㸚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所謂不曾近富家兒

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

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祗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祗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夭夭是加與速速方穀為對又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為明字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

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末

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别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為之至于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為之為難知音亦鮮設有若心得之者未必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挍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無

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黄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爲義也

王聖美爲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譚

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從頭不曉其義主人問如何不曉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奥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為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

之子按摭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為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餳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喙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宫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

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

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甞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為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

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説諸侯世家言東遷却盡在庚午歲史記亦是差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揺藻井玉峰晴色墮欄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荊公以

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荆公始為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于本詩後人稍稍有傚而為之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

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
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
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
致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十四

夢溪筆談卷十五

宋　沈括　撰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

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胮龎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横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牓謗博是也幫宮清之平牓宮清之上謗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

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

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庬駁師法多門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

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illegible]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擇

多二合娑上聲車娑麼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正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寖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敵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

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蹉音千古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

今畧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纎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復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

家村艸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晌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

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譚亹亹風盈席素髪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窻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駢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

甚多唯李益王之渙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
鸛雀樓西百尺墻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
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
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之渙詩
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
河流入斷山
慶歷中予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

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
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
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
録于此中樞誕聖膺歷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
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
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載䂓髙闢代邸庶
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已臨
朝淵嘿虔思寳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髙遜明德西

光已謝東旭又良龍纛夕儼葆挽晨鏘風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庳而成林以此為别其文皆從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記善篆隷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

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闗山千里逺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熈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為徹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持正為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薫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

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為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為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為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為聞人

夢溪筆談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夢溪筆談卷十六

宋　沈括　撰

藝文三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戸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戸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謂鸕鷀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

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本皆魯公舊物

末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樂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陜州東門之外有陜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岍櫓數點别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

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樽前無
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陜郊詩云南郭迎
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閒亦有清
名今尚居陜中

夢溪筆談卷十六

夢溪筆談卷十七

宋 沈括 撰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

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黒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髙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

在上紘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陵跨羣

雄曠代絶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吾詩詠物無隠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也

王仲至閲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黄梅出山圖葢其所圖黄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迹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

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别有奇聲可驗此亦未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撥攦聲之

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毛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别故名輩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畧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畧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

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畫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

山東卻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刼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摇哉

古文己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為王或左或右則為己僧肇曰會萬物為己者其

唯聖人乎下學而上達不能至于此皆自成之也得已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鍾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

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得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

從攴(音按)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朿朿棗也按棗字從朿(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于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丣(音酉)從金如桺駵畱從丣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從具亦非一法不知何緣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為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歴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𧦬光上人詩亦墨跡也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

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竵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竵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名畫録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麄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為准自然均匀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于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跡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跡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黒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熈偽蜀翰林待詔黄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黄筌并弟居寶居寶弟惟亮

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其麄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没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筌氣韻皆不及熙遠甚也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為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當使土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强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即取上齊釦則

取下齊如從朩從又及從口從冐三字合者多寡則叔當取下齊㖇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良法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唯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温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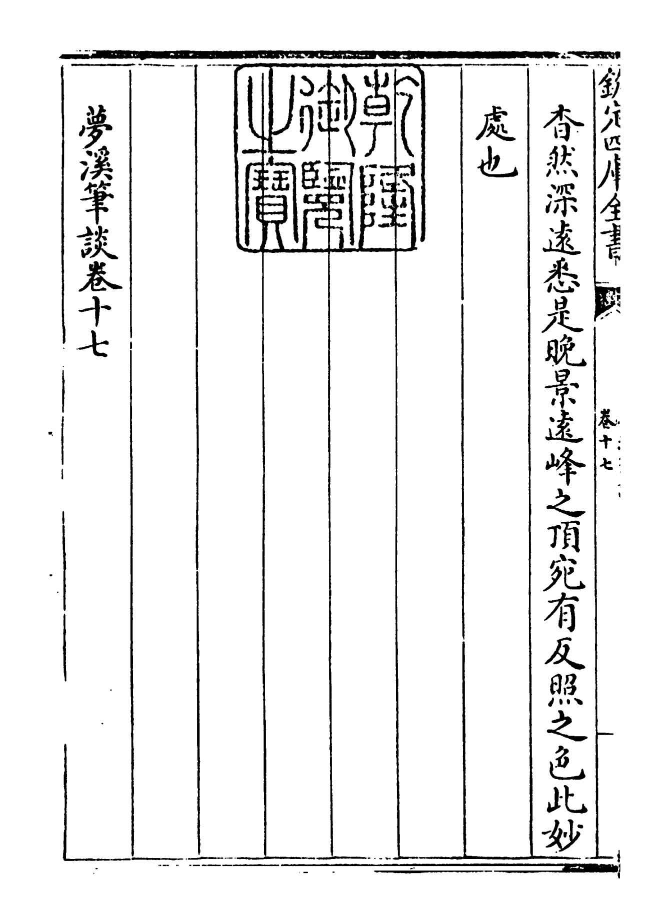
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絶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鉷據陜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絶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

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廂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

杳然深遠悉是晩景逺峰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夢溪筆談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張仲芳

夢溪筆談卷十八

宋 沈括 撰

技藝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士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于丞

相丞相名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名之終不至公嘆曰許市井人耳唯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聲自梁以上爲上分地以上爲中分階爲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爲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

干尺以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級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絛又次曰前脅後二人曰後脅又後曰後絛末後曰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賽）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謂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重術重心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鱉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

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一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以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虚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于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

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縱廣各二罌最下行各十二罌行行
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一行也以
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
廣乘之得之二十二又倍下長得十六併入上長得
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併二倍重得三百
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
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併入上
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謂
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盡益
出羨積也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
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
之其尖有及三倍者予別為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

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為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勾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為四倍之得為入退上一倍為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是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為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闕當折半乃所謂以圓

徑除之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己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嶮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

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為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把梢裨木長則柱短則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絃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

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曾筭棊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名數可能言之今畧舉大數凡方二路用九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

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萬為億十億為兆萬兆為秭算家以萬萬為億萬萬億為兆萬萬兆為垓今但以算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無名可紀盡三十一十六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數萬字五十二最下萬字是萬局第二是萬萬局第三是萬億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萬億局第六是萬萬億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萬萬垓第九是萬倍萬萬垓此外無名可紀但五十二次萬倍乘之

即是都大數零中數不與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為法凡十九路得一十億六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萬七千缺百七十四億四千八百二十八萬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兩行凡三十八路變得此數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數有數

法可求唯此法最徑捷只五次乘便盡三百六十一路千變萬化不出此數棊之局盡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踘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棊之戲予觀彈棊絶不類蹴踘頗與擊踘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踘劉鋼勸止之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踘唐書誤述為蹴踘彈棊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為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

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曰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棊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棊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

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於一法乃為通術也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

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

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終不沾汚昇死後其印為羣從所得至寶藏之

淮南人衛朴精於歴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歴通騐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筭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熈寧六

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五衆歴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太歴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旁通歴則縱橫誦之甞令人寫歴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一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

撰奉元歷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

然已密於他歷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

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棊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

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

者為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

者此虞卿鬬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乩必定反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王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具五臟謂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

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定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服其精練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眉鬚不白者臓氣

有所偏故也太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醫之為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朮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朮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

温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太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

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仍多偽雜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訛尤多醫不可不知也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

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病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當橫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艸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

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寫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